



月光城 散文

储劲松

越女天下白

攀”之语，就似老杜一贯手笔。沉郁顿挫的杜甫，二十岁出头游越中写《壮游》，“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”“饮酣视八极，俗物都茫茫”这些句子，豪放旷达，更像是青莲居士的风格。人的体性本有两面乃至多面，于诗歌文章可以窥之。

梁简文帝萧纲训诫次子萧大心，说：“立身之道，与文章异，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此一语，足见萧纲是极懂得人情世故的人，也是极懂得文章之道的人。谨重守正如杜甫，“越女天下白”以及“饮酣视八极”这些句子，与其平日诗风很不搭，偶尔的一枝红杏出墙头，却正是其作诗放荡处，也是其真性情流露之处。放荡，放旷而荡漾之，无拘不羁如野马水波也，是文章神妙通灵之境。

其实李白也多次游历过吴越，写过越女，也说过与杜甫“越女天下白”差不多意思的话。李白《越女词》五首，说“长干吴儿女，眉目艳新月”，说“吴儿多白皙，好为荡舟剧”，又说“镜湖水如月，耶溪女似雪”。这是太白诗歌的平常做派，尽管写得比杜甫更香艳直白，但不如“越女天下白”这五个字令我印象深刻。原因无关诗才高下，只在于杜甫性格与诗句的强烈反差。我不曾集中研究过杜诗，但想来“越女天下白”大体算得他最“出格”的一句了。杜甫的诗，存世一千五百首，足以让百代人敬奉他若圣若神，但因为有这一句，他走下圣坛神龛，让我喜欢让我乐。就像坐而论道的孔子让我敬畏，束手束脚，无所措手足，瞒着弟子偷偷去见妖娇的南子回来，在很不高兴乃师所为的子路面前急赤白脸赌咒发誓以证清白的孔子，以及向往浴乎沂的孔子，让我欢喜，有与他亲近、喝酒、抽烟、说家长里短闲聊闲话的强烈冲动。

两位唐诗巨星，都说越女天下白。其实比他们早得多的人就如此说，譬如东汉的应劭，他在《风俗通义》里就说：“天下之女白，不如越溪之女肌皙。”但越女的肌肤是否真的是天下最白？不好说。白应当是肯定的，天下白则明显夹杂了私人执念。依我之见，吴越之外，长江两岸城市乡间美白女子也极多。当年在安庆读书，黄昏时分

与同学在市井里闲逛，站在最繁华的人民路和吴越街的马路牙子上看人流，夕阳下，无数既美且白的窈窕女子，如长江之水一浪打来又一浪，叫人目不暇接心动如幼兽。后来发现，芜湖也是，重庆也是，无锡也是，九江也是……不仅女人白，男人也白得可疑，于是感叹长江之水虽然混浊却很是养人。吴越之地的水，我也见过一些，譬如富春江、钱塘江、甌江、曹娥江、鉴湖、若耶溪、剡溪，或清或浊，或宽或窄，或汤汤或冷冷，各有神采风韵，养育美白女子自然也多，但似也不比长江两岸更多。

有几年对吴越历史生发兴趣，读《太史公书》中的《吴太伯世家》《越王勾践世家》《伍子胥列传》不过瘾，又找来古人的《吴越春秋》《越绝书》和今人的《越国史稿》通览一过，当然不是为了验证“越女天下白”，纯粹是对那一段历史的癖好。

又一年深秋，与诸友人雨中作绍兴游，在八百里鉴湖上乘画舫看水景，听今世妙龄越女解说越中故实、清唱越剧，想到过西施、郑旦、鉴湖女侠，想到过断发文身、披发左衽、报仇雪恨之乡和《越人歌》，想到过帝禹东巡狩、吴太伯建国勾吴、吴越相争、越王勾践剑以及兰亭雅集，想到过王阳明、徐渭、旧时王谢和周家的大先生二先生，也想到过杜甫的《壮游》诗，以及李白的“我欲因之梦吴越，一夜飞度镜湖月”。犹然记得，其时秋烟笼湖，水凉风静，鉴湖像一枚巨大的青铜古镜，清艳绝伦。水畔山阴道上，草葱木蔚，白鹭飞去又飞回。真个是画船浪浪，湖山苍苍，所谓越女，在水中央。



杜少陵有诗说：“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。”初看拍案惊奇，再看甚感惊艳，三看还是觉得旁逸斜出，如明月别枝惊鹊，如子见南子。夏商周三代以降，可称圣人的唯有孔夫子一人，诗骚以来，可称诗圣的也只有杜甫一个。

大成至圣先师垂衣敛裳，庄敬恭肃端坐如仪，口诵仁义手删诗书，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，也令人退避三舍。若无子见南子、子见孔子，以及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于沂水中裸袒洗澡，然后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想，则与僻陋乡间岔道上三尺土地庙中长胡子矮身子的土地公公无异，土偶木梗而已，既无情无义，也假模假式。诗圣杜甫忧黎元悲悯苍生，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《北征》《春望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诸篇，叫人痛，叫人哭，叫人生无可恋，沉雄笔意写尽乱世间疾苦，如青铜铭文岱岳秦刻万古流传。但他如果没有《饮中八仙歌》，没有年少时的《壮游》，读其诗作，也就像孝廉方正人家过年请过世许多代的祖先回家过年，面对漆色阴森木主，内心的敬意百分之二百，却无论如何也热爱不起来，亲近不起来。

晚明大才子、大玩家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这话我从前就极喜欢，以为是个中人的大白话，是性情人语。到了中年，以为人有德有才，可为畏友诤友，而一个有德有才又有显明缺陷的人，才可以引为密友视为知己。一个人的可敬之处，在于其德其才其优点，一个人的可爱可亲之处，却往往在于他鲜明又于世无害的癖与疵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孔子和杜甫都是既可敬也可爱的人，圣人是人，不是神，并且是好玩的人。好玩、有趣、有意思、可乐，我以为重要得很，在衣饭俗世里，好玩的人比生而知之、学而知之的智者，比品高德厚的君子更得人欢喜。几年前写文章，我这样说：“愿百年之后的墓志之上，得知音以篆、隶、楷、草四体题写四字：此人好玩。并画一鼠一猫。”人到世上轮回一遭，看似招招式式板板眼眼，庄严得很正经得很，其实无非是大家一道来做一场老鼠逗猫和老猫捉鼠的游戏。乡人土语，不说“好玩”，说“好戏”，童年时呼唤邻家小儿女一起屋檐下掏雀鸟溪流中捉鱼鳖，说“到我家来戏啊”“去河沟里戏不”，往往一呼百应。戏也就

是玩。后来一想，戏不只是玩，不只是游戏，也是生旦净丑末，是搨粉涂彩唱秦腔楚调莲花落子，着戏衣舞水袖演绎黄梅戏和眉户剧。

十六七岁时在江边古城安庆读书，修习的是建筑，向往的却是文学，同窗王亚自家中背来一包唐诗宋词，三〇六寝室诸位胡须刚刚见黑的文学青年如饿虎扑食分抢一空。翻来翻去，其实半懂不懂乃至一窍不通，装腔作势罢了。亚兄独执《李太白集》，临窗背手诵读，翩翩然，岩岩然，又于班级中秋联欢晚会中，对着天上一轮皓月咏唱苏子《大江东》，手无羽扇头无纶巾也气宇轩昂雄姿英发，如入无人也无我之境。大是钦慕，以为东晋南朝人物风流也不过如此。当时我沉迷于柳永、姜夔、晏殊、温庭筠，醉心于曲江临池柳，以及二十四桥明月夜波心荡，于太白诗、东坡词无所会意，更遑论宝相庄严的杜工部诗集。人的天分的确有高有低，开悟也的确有迟有早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年少歧嶷如亚兄，当年以分行诗名满校园，引得校园里众少女捧星抬月一般飞舞其旁，也遭到一帮青年后生显而易见的妒忌，后来他若是一直坚持读书写作，而非把二手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其诗歌成就文章风度我定然难以望其项背。人吃什么饭，似也是有定数的。

宋词多伤春，唐诗多悲秋。这话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，如今觉得还要再补上一句：伤春是小儿女的风月，悲秋是老成人的格致。人过了少年，在世上历经了一些人和事，柔软、细腻、多情、易感的宋词之心很快被一扫而空，越到后来，心境越趋向于持重老成，趋向于恬淡虚静。壮岁夜里品茗读唐诗，不似少年时隔雾看花，参以阅历识见，常有悠悠心会，也常有千秋兴感。以为唐诗与宋词的分野，如同《尚书》《春秋》与六朝的赋，一质一绮，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亦然。唐诗双子星的诗风判然如霄壤，一个以诗写史写实写冷暖人间，一个以诗写情写性写绮梦壮思。读老杜的诗，会让人的头颅不自觉地低到尘埃甚至裤裆里，读李白的诗，则体清神澈飘飘然如退举在碧云天中。“诗圣”之誉，“诗仙”之号，非虚词浪语也。

但圣与仙，有时候也相互转换，并非一成不变。浪漫飘逸的李白，写安史之乱的《豫章行》，“老母与子别，呼天野草间。白马绕旌旗，悲鸣相追